

警察改革工作组
第 8 次会议纪要
2020 年 8 月 3 日

列席人员

工作组成员: Joy LeViere、David Harris 博士、Alex Fisher、Valerie McDonald Rober(联席主席)、Bobbi Watt Geer 博士、Quintin Bullock 博士(联席主席)、Richard Garland、Nathaniel Yap、Sharon Werner、Tim Stevens、Angela Reynolds 博士、Sylvia Fields、Tony Beltran、Monica Ruiz、Amanda Green-Hawkins。

嘉宾: Darryl Holts(宾夕法尼亚州残疾人权利组织)、Jessica Benham(匹兹堡自闭症宣传中心)、Jose Diaz(基督教青年会/欢迎匹兹堡)、Kheir Mugwaneza(阿勒格尼健康网/欢迎匹兹堡)、Yinka Aganga-Williams 博士(正义与和平外联组织)

工作人员: Lindsay Powell (助理办公室主任)、William Lamar、Alaa Mohamed (政策协调员)、Brennan Coleman (实习生)。

演讲一: "宾夕法尼亚州的残疾人权益", 发言人: Darryl Holts 和 Jessica Benham。

- 宾夕法尼亚州的残疾人权利
 - 宾夕法尼亚州的保护和宣传机构
 - 与宾夕法尼亚州残疾人权益组织建立联系
 - 保护残疾人的权益
 - Darryl 的工作是保护机构中, 以及社区里的个人权益。
- 匹兹堡自闭症宣传中心
 - 由自闭症成年人经营, 为自闭症成年人服务。
- 什么是“残疾”?
 - 并不像是看起来那么简单
 - 戴眼镜并不被视为残疾, 那么为什么需要拐杖就被认为是残疾?
 - 身体或精神上的损伤, 严重限制了一个人的活动能力。

- 常见的残疾模式
 - 医学模式
 - 在看待警察工作时，这样考虑残疾问题并不总是有用的。
 - 社会模式
 - 社会障碍
 - 社会中的障碍如何使个人丧失能力？
 - 我们的社会被设定为歧视某些群体的方式。
- 我们匹兹堡的治安系统如何有可能使人们进一步丧失能力？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 警官认为某些残疾是不符合规定的
 - 如果你看一个非裔美国男性，你会对他有不同的看法。
 - 但他也可能有你不容易发现的残疾
 - 你所看到的未必是全部
 - “看不见的残疾”
 - 执法人员可能会在不知道自闭症患者有残疾的情况下与他们接触。
 - 这大大改变了参与的性质
 - 这也是该系统需要进一步审视我们如何与残疾人接触的地方。
 - 一刀切的方式是不可行的。
- 残疾与监狱+警务。速览
 - 根据数据来源，在美国被警察杀害的人中，有 1/3-1/2 是残疾人。
 - 阿勒格尼县监狱至少有 75%的囚犯有残疾。
 - 数据来源于监狱的记录。
- 残疾与警察
 - 为什么残疾人比没有残疾的人更经常遇到警察？
 - 为什么残疾人比非残疾人更经常与警察发生负面互动？
 - 残疾的非裔美国人双重受辱
 - 由于警官没有花时间了解特定情况的具体情况，因此互动比较消极。

- 残疾与暴力
 - 残疾人比非残疾人更有可能成为暴力受害者。
 - 2015 年，每 1 000 名 12 岁或以上的残疾人中就有 29.5 人经历过暴力，而非残疾人中则有 11.8 人；
 - 如果你有残疾，你往往会被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所利用。
 - 执法人员在与人交流时要培养一些耐心
 - 如果直接开枪而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事情就不会得到和平解决
- 残疾与贫困。速览
 - 2017 年，美国仅有 18.7%的残疾人就业
 - 20%的残疾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非残疾人的比例为 13.8%；
 - 仅在宾夕法尼亚州，就有超过 13,000 人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残疾服务。
 - 一个已经处于弱势的人口没有得到他们健康成长所需的资源。
- 宏观现状
 - 我们发现的治安问题不只是个别官员的问题，也不只是好的或坏的问题。
 - 我们必须解决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和能力主义问题，并为社会服务提供资金，以减少残疾人遭遇警察的次数。
 - 这是任何人群的目标，但尤其是对于一个如此脆弱的人群来说。
 - 在面对残疾人时，种族主义是围绕着过度维持治安问题的一个主要部分。
 - 我们的社区需要被保护而不是被攻击
 - 增加对社会服务的资助
- 具体政策
 - 资助社会工作者、训练有素的调解员、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等，帮助接听与残疾/心理健康有关的电话；
 - 需要对警官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之间的沟通进行培训和实践；
 - 在做出轻率的决定之前，必须要针对对方做一些考虑。
 - 资助旨在减少无家可归、帮助吸毒者、减少 IPV、减少自杀等的社会服务。
 - 加强独立的民警审查委员会

- 改进数据收集工作，以便我们准确地了解残疾人与警方之间的互动情况，并确保这些数据可供公众查阅。
 - 在审视警察的社区参与时，发现存在太多不足。

问题与解答

- Tim Stevens: 为什么警察觉得有必要把你儿子铐起来送进监狱，而不是给他一张传票？
 - Darryl Holts: 我当时不在现场，所以我不太确定，但是我想因为太晚了，而且他已经在公园里了，所以传票是行不通的。他已经在公园里，并且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即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确实给了警察一些口头上的解释，但是那一刻情况已经失控，所以是根据他的位置和深夜这个时间做出了轻率的决定。
- Tim Stevens: 我有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个具体的要求，你能不能深挖一下，给我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具体的想法，我们可以给市长和警察在培训和处理残疾人方面的想法？所有你能想到的都可以。你会同意吗？
 - Jessica Benham: 是的，我们可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正在受训的警察们确实接受了关于耳聋和自闭症的残障训练。但是，只有在涉及到我们所有人都存在的偏见时，培训才能走得更远。
 - Darryl Holts: 我不建议我们对警察进行整个心理健康系统的教育，但我们要看看在残疾人士方面，警察与谁的互动最多。如果没有这些数据，就只会留下一个空白领域。我不认为留给警察一个空白领域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将范围缩小到他们与谁更多地接触，并且针对该人群进行培训作为起点，那将是有效的。
- Sylvia Fields: 我认为其中一部分可以追溯到警察招聘以及我们为警校选择的人员类型。在佛蒙特州的普特尼，他们如何与警务人员合作，以了解当地专门针对残疾人的大学的需求？那所学校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所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 Jessica Benham: 更广泛的文化接受度可能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在诸如此类的地方，他们将与人们建立关系，而这种关系不会导致最初的报警引发特别多的状况。

- Nathaniel Yap: 匹兹堡警察局和残疾人社区代表之间是否定期举行会议，审查事件的数量和指标等？他们是否试图定期鼓励问责，还是采取反应性模式？
 - Jessica Benham: 我不确定我们是否收集了这些事件的数据，即使收集了，我想也不会公开。据我所知，匹兹堡警察局和残疾社区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但我不认为有很广泛的组织。
 - Darryl Holts: 我不知道有哪个残疾人组织以与您要求类似的方式与执法部门会面。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它将引发一个有趣的动态，并有助于执法人员了解该系统。
- Nathaniel Yap: 您希望看到收集哪些指标和数据？
 - Jessica Benham: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 Angela Reynolds: 如果你知道有哪些地方是我们可以参考的好模式，请告诉我们。另外，您能否谈谈加强 CPRB 的含义？
 - Jessica Benham: 他们不仅要有独立性，而且要有作出纪律处分决定的权力，并在必要时能够迫使警员在听证会上作证，这一点至关重要。
- David Harris: 我们如何才能把对警察的 ASL 培训纳入其中？
 - Jessica Benham: 对社会上的人们来说，学习一点点 ASL 大致上是件好事，但是聋人在与警察互动时有权使用 ASL 口译员。因此，如果不再需要 ASL 口译员，那将给该聋人带来麻烦。也许警察应该知道他们是否正在与知道 ASL 的人进行互动，因为这样他们才能为他们提供翻译。
 - Darryl Holts: 在培训之前，社区需要讨论聋哑人如何与执法部门有效沟通，以免最终酿成悲剧。
- Richard Garland: 你是说心理健康或社会工作者可以和警察一起出警？
 - Darryl Holts: 我不建议这样做。心理健康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你不能让心理健康工作者接受警察的工作，因为这只会带来更多问题。
 - Jessica Benham: 残疾人群体中有人希望看到这一点。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重要的是让人们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服务，那样甚至不需要动用出警。我从社区中听到的争论是，如果出警过程发生了什么事，受伤是警察的话，大家的反应是否会有不同。

- Valerie McDonald Roberts: 大家有没有和市规划局内的残联部门有过交流?
 - Jessica Benham: 我有, 而且我主持了前线警员的自闭症培训。这不仅仅是针对新警员的, 也是针对那些已经从业很久的警员。我认为困难的是如何让警察们发自内心地认为"我想学习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 Valerie McDonald Roberts: 是否有为智障或精神疾病患者提供的身份证手环或任何类型的身份证明?
 - Jessica Benham: 有些人确实携带了一张证件, 上面列出了他们的残疾类型和需要了解的情况。另外, 我正在与一位参议员一起制定一项法案, 允许在驾照上做特殊标记, 以识别残疾。

演讲 II: "移民和难民社区与警务工作的关系", 发言人 Jose Diaz, Kheir Mugwaneza, 和 Yinka Aganga-Williams 博士

- 移民和难民社区与维持治安的关系。
- 匹兹堡的移民社区在不断发展, 而且非常多样化。
- 沟通
 - 非常重要, 特别是对于那些完全不会说英语或英语不好的人来说。
 - 有些人来自截然不同的文化, 所以他们需要被告知美国与他们的原籍国在治安方面有什么不同。
 - 如何加强沟通?
 - 解释, 并与这些社区的人联系。
 - 社区联络员
 - 可与警方合作
- 了解难民和移民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 过去几年, 重点是不丹难民, 但现在已经转向刚果难民了
 - 我们需要能够适应处理不同的文化, 难民潮每隔几年就会发生变化
- 语言
 - 警察在街上见到有人需要帮助, 可是却完全无法交流。
- 警察需要更好的培训, 以了解他们与之交往的不同移民和难民社区。

- 他们不会说英语并不意味着他们是非法移民
- 培训、信息和社区与官员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
- 通常情况下，学校分发的文学作品并没有用多种语言制作，以满足这些家庭的需求
 - 学生的处境很特殊，他们必须为父母翻译文本和文件。
 - 正因为如此，家长们错过了家长会、社区会议等了解信息的机会。
 - 如果孩子涉嫌违法，执法部门是如何告诉家长这些重要信息的？
- 匹兹堡的外国出生人口为 8%，而且还在不断增长。
- 有些人可能看起来像会说英语，但他们其实并不会说
 - 所以，警察会认为他们是不听从指令的人，他们往往是有色人种
- 我们如何在逮捕人之前先给予教育指引？
 - 有时候，一个简单的交通拦截，就能让一个人丧命或者被驱逐出境、

问题与解答

- David Harris: Kheir 提出的关于社区联络员建议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这项建议我们是可以在这里尝试的。另外，我再三强调文化培训非常重要。我想问的问题是，你是否了解匹兹堡警方是否会把人交给移民执法局？
 - Monica Ruiz: 警方和移民执法局没有关系，但县监狱有时会给移民执法局提供信息，这是非法的。一旦你脱离了匹兹堡警方的掌控，他们就无能为力了，ICE 可能就会把他们带走。
- Sharon Werner: 我知道我们确实有社区联络员 但谁能告诉我具体有多少人？他们是否接受过文化培训等等？
 - Alaa Mohamed: 文化能力培训的招标书刚刚发出去，并延长了 3 周。供应商会和移民社区合作，所以培训本身就是直接由这些社区提供信息。培训不只是针对警察，而是针对所有的公共安全部门。
 - Monica Ruiz: 当警察在警校时，他们会有一些形式的培训，但这是多年前，但我认为培训应该是持续的，而不仅仅是你只做一次的东西。

- Lindsay Powell: 我想你指的是 NRO 和 CRO 项目。他们不是民间联络员，而是直接与社区合作的官员。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官员，"欢迎匹兹堡"已经围绕这个项目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进行了对话。例如，平民联络员是否应该直接与警察合作。
- Angela Reynolds: 你认为对于那些想加入警界的移民社区居民，他们会遇到什么障碍？
 - Kheir Mugwaneza: 如果警察能走进社区，直接告诉他们要求是什么，这样会有帮助。有些人不知道要求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过程，所以也许移民社区的居民的加入会让它变得更容易，或者至少更好地与这些社区沟通，会有助于这个过程。
- Tim Stevens: 在这部分我要向我们的嘉宾提出同样的要求，就像我对前几位嘉宾提出的要求一样，关于你们向我们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我的问题是，移民社区是否知道这份文件，除了英语之外，是否还提供了其他语言的文件？
 - Kheir Mugwaneza: 我不知道有这份文件。我知道还有其他文件被翻译过，但我不确定你指的是哪一份。
 - Alaa Mohamed: 我们可以翻译这份文件。
 - Yinka Aganga-Williams: 你能不能转发一下，让我们确定那份文件是否与移民社区有关？
 - Tim Stevens: 当然可以。
- Richard Garland: Monica，如果在阿勒格尼县监狱有像你提到的事情发生，你能给我更多的信息吗？
 - Monica Ruiz: 好的，我可以，监狱是不会停止这样做的。
 - Richard Garland: 会后请发电子邮件给我，我们可以继续深入讨论。
- Yinka Aganga-Williams
 - 在这个问答环节结束之前，我还有最后一点意见。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警察局长请来。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和他们对话的并不仅仅是我们，而是我们身后的整个移民社区。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改善和进步。我们可能需要再和上

级领导进行一次这样的讨论。社区与执法部门的会议对我们的这些讨论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报告：我们将如何将各小组委员会的意见整合在一起？

- Quintin Bullock: 在我们提交每份报告后，我们可以讨论每份报告的内容。当它们全部完成后，一个小型写作团队将努力把所有的信息和报告整合成一份报告。该报告将在预定的任务组会议之前发给任务组审查。工作小组将审查和讨论该报告，并就最终文件达成一致。
- Sharon Werner: 我不知道是否我们应该确定一个具体的格式，但也许我们可以纳入这些内容如“我们与谁进行了交谈，这里的警察目前正在做什么，以及我们的短期建议和长期建议等等”
- Bobbi Watt Geer: 我认为如果每个小组委员会都提出他们的建议会很有帮助，这样我们就能在正式会议之前阅读所有的建议。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汇编所有建议之前进行调整。我们还应该包括一份特邀演讲者的名单，即那些在改革过程中提供信息的人。
- Valerie McDonald Robert: 不要觉得要编制推荐名单等是个繁重的工作。请随时抽调一些工作人员来帮助这个过程。目标是要有一个格式一致的无缝报告。建议清单与事实什么的都应该包括在内。
- Angela Reynolds: 自从我们开始工作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是如何考虑到市议会通过的政策和立法的？我们是如何考虑到市议会通过的政策和立法的？
 - Quintin Bullock: 我们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重申市议会通过的内容，但特别工作组不一定会推荐市议会通过的所有内容。
- Tim Stevens: 我们是否可以假设报告的结构将会是分类别的？
 - Quintin Bullock: 这正是我们目前讨论的内容，我们正在向工作组成员征集意见。
- David Harris: 我想回答一下 Angela 的问题，我们有一些决议已经成为了市政府的法律，并解决了使用武力方面的问题。市长也解决了“8 不能等”的问题等等。我们应该把这些东西纳入到报告中。这些决议目前可能已经成为了法律规定，它们对我们已经要做的事情是很好的支持。

- Bobbi Watt Geer: 我们应该在报告的引言部分明确它到底是什么，又不是什么。当我们把报告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这些事情。
- Richard Garland: 我认为我们必须谨慎。我同意到目前为止人们所说的话，但社会上有些人认为这个小组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或者说它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我担心这个小组只是为了证明市议会通过的一些事情是合理的而成立的。
- Nathaniel Yap: 我只是想回应一下 Richard 的意见。我理解他提出的担忧；我们不想看起来仅仅像市府通过的橡皮图章。我们对于这些不同的立法提供我们的意见，本身就很有价值。也许我们想把它推得更远，我们可以在政府的每一个层面上思考立法的问题。
- David Harris: 当我设想使用武力的部分将是什么样子时，我们将超越立法能够触及的范围。
- Sharon Werner: 我们是否已经确定了时间？
- Quintin Bullock: 我们希望有足够的时间来收集社区选民的意見，让他们的意見得到倾听。我们会花时间在我們的小组委员会中工作，直到成员们觉得他们已经覆盖到了所有需要谈论的内容。然后，我们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并从那里继续下去。我要求我们继续工作来准备工作总结和建议。
- Tim Stevens: 我们是否集体同意，我们的目标是找到最全面的方案？匹兹堡将拥有全国最全面的警察改革方案之一？
- Quintin Bullock: 是的，这正是我们的目标。
- Tim Stevens: 我觉得我们应该以劳动节为目标。在我們的小组委员会中，如果我们能真正完成这项工作，那就太好了。
- Quintin Bullock: 这正是我们现在每个人在努力的事情。
- Valerie McDonald Roberts: 我们不要天真地认为这将是自切片面包以来最好的事情，会有很多人对它完全无动于衷。但只要我們完成了我們被赋予的任务，那么我就已经满意了。我关心的是生成一份优秀的报告。这不是歌舞升平的有趣的享乐，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会很无聊。
- Quintin Bullock: 时间不早了，所以我们就到此结束吧。谢谢大家的继续努力。